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四十四回 有情人都成新眷屬 懊惱記重仿玉台文

且說章秋谷聽了王佩蘭的說話，不覺對他笑道：「你的說話雖是不差，也看信人的脾氣。碰著個會吃醋的信人，就要把客人吃住，不放他到別處去再做別人；也有性氣好些的，做了客人，卻也並不是這個樣兒。就如陳文仙，我做他將及兩年，雖不見得□分要好，卻是大家客客氣氣的，從沒有看見他和人吃醋。不像你這般脾氣，就和山西老表一般，一身兒都是酸氣。」王佩蘭聽了，不好意思起來，洋洋的走了開去，道：「耐格兩聲閒話倒託異篤呢。倪哈辰光搭陳文仙吃醋？耐倒說撥倪聽聽看。耐歡喜陳文仙末，只顧到俚搭去末哉，倪阿好叫耐勿去？為啥要牽牽連連，拿倪一淘說？倪末搭俚吃啥格醋？耐自家想想看，勿要纏錯仔人。」秋谷曉得堂子裡信人最犯忌的是說他吃醋，況秋谷和王佩蘭沒有落過相好，自然更加避諱的了，因此笑了一笑，便也不提。兩人談了一會，秋谷叫娘姨取過長衫要著，王佩蘭一把攔住道：「耐著仔長衫，要緊到啥場化去？」秋谷佯笑道：「我不到別處去，要回棧去睡了。」王佩蘭鼻子裡哼了一聲，似笑非笑的道：「耐末要緊到陳文仙搭去，阿怕倪勿曉得，今朝倪定規勿許耐去，看你有啥格法子？」秋谷卻故意笑道：「你不許我去，把我留在此間做甚？」佩蘭面上一紅，假作沒有聽見，口中說道：「勿然是倪也勿來叫耐勿去，故歇耐再要瞞倪末，倪定規勿成功。」說著，半真半假的趁勢往秋谷身上一坐，撒嬌道：「倪勿來，耐下轉阿要實梗？」秋谷也隨隨便便的和佩蘭鬼混一回。看看鐘上已經兩點多鐘，秋谷故意立起身來像個要走的樣子，佩蘭嗔道：「耐阿是喫要去哉？」秋谷低聲笑著學他的話道：「勿去末無啥事體呢，倪兩家頭來碰對對和阿好？」佩蘭啞的啞了秋谷一口，羞得別轉頭去，面上發起燒來。秋谷兀自假意要起，佩蘭一手拉著秋谷的衣袖，道：「勿要來浪假癡假呆哉，搭我去坐來浪。」秋谷問他可有什麼話說？佩蘭說不出來，只把秋谷瞪了半日，不聲不響。娘姨在旁說道：「二少爺勿要去哉，倪先生從來勸自家留過歇客人，挨著耐格二少爺還是頭一轉來呢。」秋谷方才一笑無言。

娘姨開上稀飯來吃了，伏侍佩蘭卸過頭面，掩上房門，大家退出。這裡章秋谷和王佩蘭，一個是數粉欺朱，平叔蓮花之面。一個是飄煙抱雨，小蠻楊柳之腰。自然是人面田田，脂香滿滿，不消說是一雙兩好的了。

只說秋谷一連在王佩蘭家住了幾天，陳文仙院中竟絕跡不去。王佩蘭又說陳文仙的品行如何不好，娘姨們的應酬更不講究，叫秋谷不要再去。秋谷口中含糊答應，心上雖然不信，卻就此陳文仙家的蹤跡疏了好些。

忽一日，王佩蘭竟敢起章秋谷的竹槓來，要他打一支□五兩重的金水煙袋。秋谷大為詫異。欲待不答應他，恐怕當面受他的奚落；若要當真去和他打造，不但對不住陳文仙，連自己也對不住。回想自家在花城香界之內整整混了五年，也頗頗的有些名氣，就是一等再時髦的信人從沒有這樣的大敲竹槓，所以揮霍的都是面子上的銀錢，自家其實所費不多。旁人看了他的豪華氣概，差不多就像個有名的闊客一般。每每見那一班曲辮子的客人和信人去買這樣辦那樣，鞠躬盡瘁的一種光景，笑他是個大大的瘟生。不料如今輪到自家身上，也被王佩蘭當作瘟生看待，敲起大注的竹槓來。懊悔當初不該鑽頭覓縫的去做他，如今卻弄得這般結局，覺得王佩蘭這個人勢利異常，全沒有一些情義。便又想著陳文仙，做了多時，從沒有敲過他的竹槓，可見如今世上都是王佩蘭一路的人；要如陳文仙這個樣兒，已經難得的了。當下籠籠統統的答應了他一聲。王佩蘭便正色道：「耐答應仔是要去拿來格捏，勿要故歇末答應，歇仔兩日俚倪格爛污，是倪勿來格囉。」秋谷見王佩蘭惟利是圖，含著一腔怒意，面上卻不露出來，故意笑道：「我既然答應了，停兩日自然拿來，難道我是哄你的麼？」王佩蘭聽了，見秋谷說得斬釘截鐵，料想不是假的，方才滿心歡喜，喜孜孜的放出滿面春風。又問他幾時打好。秋谷道：「這卻我也不知，要去問那銀樓裡頭方得明白。大約一禮拜，只怕也差不多了。」佩蘭屈著指頭算道：「今朝是禮拜一，耐禮拜日仔拿來阿好？」秋谷勉強點一點頭。坐了一會，覺得沒有什麼意思，起身要走。佩蘭送到樓門，又千叮萬囑的叫秋谷不要忘了。

秋谷出了王佩蘭家，心想王佩蘭這般可惡，想要把他處置一番，一時又想不出什麼主意，只好到了禮拜日慢慢的耽擱他，叫他自家曉得，不來開這口兒，也就罷了。一面想著，腳下隨便亂走，低著頭只往前撞，不知不覺早出兆貴里的弄堂。只聽得迎面有人叫了他一聲，秋谷抬起頭來一看，卻是貢春樹，手中拿著一卷不知是什麼東西，正要舉步進弄，恰見秋谷低頭急走出來，故而叫了一聲。秋谷立住了腳，含笑問道：「你到兆貴里，可是去尋我的麼？」春樹笑著點頭。秋谷又問他手內是什麼東西？春樹道：「就是要給你看到的那個手卷。我一連幾天不得工夫看你，今天特地帶著手卷前來看你一趟，一來要請教你的珠玉，二來請你看看這個手卷的筆意畫得如何？」秋谷道：「我剛在王佩蘭家出來，要想回去，此間立談不便，還是回棧去坐一回兒罷。」春樹應允，兩人同到吉升棧來。

到了棧內，走進房坐下，秋谷就把貢春樹手內的手卷取了過來打開細看。只見那一幅紙兒約有二尺餘長，綾錦裝潢，□分華麗。上面畫著一座工細樓台，紗窗半掩，青瑣橫斜，高高的吊起一掛湘簾，欄杆屈曲，映襯著樓外邊幾樹垂楊，隨風飄拂。重楊之下便是一灣流水，停泊著幾只畫船。那樓窗內倚著一個美人，露著半身，憑欄凝睇，春山斂恨，秋水含顰，微微的帶著病容，丰神酸楚，那一雙眼光緊緊的注在樓下一隻船上。船頭上也立著一個少年，玉立亭亭，丰儀整潔，和春樹甚是相像，呆呆的仰望高樓，四目相視，神氣之間畫得甚是活潑，發紋衣褐，工細異常，大有趙子昂的筆意。

秋谷看了一回，贊道：「這一個手卷居然畫得不差，卻像個近時名家的手筆，可是吳友如畫的麼？」春樹道：「不是，吳友如聽說已經死了幾年，這個手卷是我們常州一個畫家名叫黃松壽畫的。」秋谷不語，只點點頭。春樹便接過手卷，把後面放開，見後面空著丈餘長的素紙，攤在台上，道：「就請你的大筆一揮何如？」秋谷搖頭道：「這些事兒我素來沒有弄過，我還是和你做一篇四六序文，這題的一層，你趕緊去請教別人，我卻不能破例。」春樹見他不肯，也只得罷了。把手卷收起，向秋谷笑道：「你既然一定不肯，我也不能勉強，只把那一篇序文快快做來，好待我開開眼界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還是這般性急，待我慢慢的想起來，你卻不要在旁打岔。」說著，便立起來在房內走了幾步，不到一刻鐘，腹稿已經打好，卻笑向春樹道：「我想做一篇短短的四六，題目就叫《懊惱記》；你那一個手卷，索性也叫他做《懊惱圖》，何如？」春樹拍手叫好。

當下秋谷取了一張冷金箋鋪在案上，提起筆來颯颯的便寫。一筆趙松雪的行草就如兔起鶻落的一般，寫得滿紙上龍蛇飛舞。春樹見他寫得神速，差不多就是個再生的曹子建，轉世的溫八叉，暗暗的心中佩服。不一會，秋谷已是寫完，把筆一擲，立起身笑道：「雖然潦草文成，幸而還沒有什麼不通之處，你來看看，如有不妥的地方，我們大家酌改。」春樹笑道：「你又來說違心之論了。老實說，我們做出來的文字，無論再是不通，總還比近來名士文章高了幾倍。況且你的四六也極好的了，我們一班同輩之中，那裡趕你得上？」秋谷一笑無言。

春樹便走近案前看時，只見寫著道：

琵琶淪落，商婦工愁，小玉多情，□郎薄倖。所以情天不老，韓壽圓割臂之盟；密約難忘，徐令合驚閨之鏡。彩鸞已嫁，嗟綠葉之成陰；飛燕重來，笑花枝之獨照。未還珠於合浦，先種玉於藍田。揚州杜牧之狂，太白西川之痛。桃花易老，銀漢難通，此《懊惱記》之所由作也。則有門承通德，家慶彈冠。劉晏七齡，能為正字；鄴侯四歲，解賦方圓。少登北海之堂，長有羊車之譽。而且何郎懷袖，春留□日之香；李泌丰神，夜抱九仙之骨。長卿善病，叔寶多愁。未逢綠綺於臨邛，先得傾城於吳會。羅敷相見，遺玉佩以歸來；卓氏私奔，脫貂裘而換酒。天上雙星之會，碧落團圓；人間倩女之魂，紅綃惆悵。蓋飄蕭華髮，依然衛玠之姿；落拓江湖，未改潘安之度。三生慧業，一見傾心。蚌已含珠，人難化鶴。海天蜃氣，辨幻影於樓台；情海生波，更驚心於風雨。匆匆歸去，歌殘白練之裙；好好題詩，剔破桃花之紙。花開造次，心未死而先灰；鶯苦丁寧，淚將流而未敢。公河莫渡，指白水以為盟；比翼相期，願青天之作證。從此相思刻骨，遠夢驚心。丁香之眉結難開，蓮子之心期終苦。押衙已死，叱撥何來；碧血招魂，

黃衫安在？使君打鴨，可憐花底之鴛鴦；公子思鄉，誰解籠中之鸚鵡？愁如春水，不解西流；淚似大江，還期東去。嗟乎！馮京宅裡，何來金帶之招？溫嶠堂前，未有玉台之聘。當年相遇，願為連理之枝；他日重逢，長作相思之樹。

春樹看了又看，愛不釋手，朗吟了幾遍方才放下，向秋谷道：「這一篇四六做得香雲繚繞，花雨繽紛，詞意纏綿，文情宛轉，真個是鹿錦風綾之豔，珊瑚玉樹之珍。我們實在望塵不及，甘拜下風。但是一樣，把我卻抬舉的過分了些。雖然一字之褒，榮於華袞。我自家心上卻總覺有些過意不去，當不起這樣的揄揚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文字中的褒貶，揚之可使上天，抑之可使入地，有什麼一定的講究？你果然自家過意不去，只把我這一篇文字當作是說的別人，何必要這般呆實？」說得春樹也笑了。春樹又道：「我把你這一篇草稿帶去給修甫他們大家看看，明天在密采里請你們吃頓大菜，你可有工夫到麼？」秋谷道：「你請我吃大菜，那怕再沒有功夫也要到的。」春樹大喜，丁寧而別。

到了明天晚上，春樹果然親到棧中，邀著秋谷到密采里。坐了不多一會，修甫等大家都已到來，又有幾個常州鄉親，秋谷素不認識，一一的招呼過了。末後又走進一個人來，一進房間就向主人作了一個大揖，眾人覺得甚是好笑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有名飯桶，第一瘟生的金漢良。秋谷不覺格聲一笑。金漢良抬頭一看，見是章秋谷，心上就吃了一驚，暗想今天真是倒運，恰恰又遇著了這個冤家。勉強大家入座。這一席是章秋谷倡議不要叫局，為的是大家好細細的談心，若一叫了局來，眾人個心，便一齊移到信人身上，沒有說話的功夫。

當下坐定之後，頁春樹便取出秋谷做的那一篇《懊惱記》來，給修甫、小屏等大家傳看。修甫等看了一遍，一個個極口稱揚，秋谷不免謙讓幾句。春樹又把那一個手卷交與修甫，要請他們大家題些什麼。修甫、小屏齊聲說道：「我們構思頗差，那裡趕得上你們的這般神速，萬不能即席揮毫。你一定要我們當場獻醜，只好把這個手卷我們帶了回去，慢慢的構思起來可好？」春樹拱手應允。

這一席因沒有叫局，大家談得十分熱鬧。只有金漢良一人坐在席上，沒有人去理他，呆呆的聽著眾人講話，卻又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東西，自家覺得沒趣起來。四邊一看，見章秋谷的那一張草稿，眾人看過之後沒有收起，還在那桌子中間。金漢良伸手取了過來，約略看了一遍，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因要賣弄他自家的才情，假充通品，便閉著眼睛，搖頭拍手的做出許多醜態，竟高聲朗誦起來，不知不覺的念出多少騎馬句子，還有無數的白字。這一來，早把眾人的話頭打斷，都看著金漢良暗暗的好笑。金漢良還是一毫不覺。正是：

浣花箋紙，淒涼金縷之歌；楊柳樓台，懊惱王鈞之夢。

欲知後事，請聽下回。